七十二家集

陸平原集卷之五

晉吳郡陸機士衡著
明閩漳張爕紹和纂

表

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莫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

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草萊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陰蒙避廻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闕其間事蹤
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葺爾之
生尚不足去區區水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
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
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開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户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
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之澤播及朽蠹臣弱才身無足采衰臣零落
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收寸尺則磨洗天波謗
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
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
翔鴻撫躬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
致宋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
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
悠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
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

仰謹拜表以聞

薦賀循郭訥表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

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果忠顧榮

陸機陸雲薦賀循表其後云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充表聞

見原後謝表

趙王倫以陸士衡爲中書侍郎
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出後謝表

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辭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弟雲哭泣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

牋

與趙王倫薦戴淵牋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孫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淸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

垂光輿𪻺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同前 出處預晉書與今本稍異今并載之

蓋聞蔡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軼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搖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駑闇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閫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書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又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一堂又云太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又

監徙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侯眞惟物

也又聽訟觀吏作百尺許踞屋

又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七

七徵

玄虛子眈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狥甘
鴻鈞於一鍪刀有通微大夫愍皇居之失寶傷
鴻瞽之後闢策玄黄於榛險遯穴嵒而放言通
微大夫曰奇膳王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
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
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
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

之頳玄雲崚若明珠之積纒歷素蟻躍而澆溺
滋芬溢而柑微味雖濃而非爽氣旣惡而復奇
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適
微大夫曰豐房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
林錯仰綴瑰木俯積瓊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
霄之高閣秀淸陴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
淸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
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
神仙延祐永福懸閣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嶄

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鷗禽覽壯
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
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
進羽籥玄舟被藻蘋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
鶴立激長歌於丹唇發鏗鏘乎柔水合清商以
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歎詠易水之
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嬌纖
腰以逐節頻皓足於鼓盤舒妍嚩以妖韶若陵
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益關洙北有来唐之思

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寤寐爲戚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嫺豔女范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豔妍娩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芳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飡若夫靈晷潛祉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徽勝而授受纖手揮而鳴佩鏘華衿被則芳塵萃于其納之乎遍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據照

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於
强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
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
齊威靈乎宸極彝倫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
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
繁而畢覿鄰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
監之休命荷神聰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
術播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荷期贊化於大
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紫乎帝臣

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濫河流本於黃川欽至論敗儆從謹用命於王孫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岩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旣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嵓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

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之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辰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凉是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熱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
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
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
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逆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瓠戾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

則夜光與碔砆匹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

紫紘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

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俛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虛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炎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結風臣聞足於性者大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暴不能渝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陸平原集卷之六

晉吳郡陸機士衡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
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
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
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
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緜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
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隆業

也夫盛衰隆廢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原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廢
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
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
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
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
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會制不能無廢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
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

來矣國之令至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殊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闚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

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
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
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
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强臣專
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
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
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

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

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
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
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
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
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
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
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

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

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
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
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
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

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
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資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僉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
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
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

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風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遼遠漢王亦憑帝室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
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
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
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
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
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没幼主
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
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

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
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愼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
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
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旣
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
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
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
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

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

逮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
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
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
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
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

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
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
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
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
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
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
高壘案甲養威及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
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
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

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駿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厚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

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議

大田議

臣聞隆古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